

“挺旧的东西”。

在宇宙飞船上，“编号17”只是一个“消耗体”，没有人把他当人看——而这一切都起源于，地球上的米奇也没有把自己当人看。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负罪感很强，发展到极端就是签下卖身契的自暴自弃，连死亡都不怕了，有好几次甚至还没死透就被人扔进了“循环炉”里高温炼化，而他连经历这一切都没有意识到是一种折磨。

只有飞船上新交的女朋友纳莎把他当人看——她会在他进行毒气实验的时候，穿好防护服陪伴他，陪伴他的死去，又等待他的一次次重生……她还会留意到每一个版本的他身上细微的不同：有的温柔内敛，有的比较火辣……

当编号18诞生后，编号17才意识到：原来死过以后，重生的未必是一模一样的自己。即使科技可以实现1比1复制，每个人还是有他独特的色彩。而编号18就像是他的兄弟一样，从反目成仇到相亲相爱——这种“即

使你不爱自己，你的家人也在爱你”的设定，从《汉江怪物》就已经开始了。这也是“奉俊昊式亲情”最感人的地方。

如同饰演米奇的罗伯特·帕丁森所说：“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如何找到自己独立人格的故事，只不过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。”编号17和编号18，“就像是一个性格中的两个部分，一个在努力进步、成长，而另一个则拖拖拉拉，消极懒散，前者对后者感到厌恶。然而问题在于，他们其实都是你自己，你不能简单地决定要折磨和消灭那个懒惰的部分”。

## 恐怖虫：奉俊昊式怪物再现


奉俊昊导演的很多电影里都有怪物，《汉江怪物》如是，《玉子》如是，《雪国列车》也如是。《寄生虫》里的“寄生虫”其实是人类，而《编号17》里却有非人类的外星生物“恐怖虫”。

恐怖虫的外形看起来像蠕虫，也像水熊虫，它们兼具昆虫和哺乳动物的特点，有一排排尖锐的牙齿和利爪，用来在冰层甚至岩石中打洞，从而能够在冰天雪地的“尼福尔海姆”星球生存。设计“恐怖虫”的是奉俊昊的长期合作伙伴张熙哲——《汉江怪物》里的怪物、《雪国列车》中的列车车厢，还有《玉子》中的

“玉子”都是他设计的。

参与演出的韩裔演员史蒂文·元说：“奉导对所有有感知生物都有一种深深的关爱，他尊重生命。这一点非常有趣，因为我们常常过于关注自己，忽略了我们所谓的‘恐怖虫’——它可能并不这么自称——同样是有生命、有感情、有意识的。奉导让我们意识到：我们或许都很傻，但同样也值得被爱。他从不批判你，而是通过幽默的方式调侃你，同时又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。”

的确，看到最后我们才发现，原来恐怖虫不但不怎么恐怖，还有点萌。我们以为他们进化到只需直立嘶吼，就能用超声波将人类团灭——结果人家什么技能也没有，只会虚张声势——但即便是没有过人本领的蠢萌生物，也有在自己星球上好好生活、不被打扰的权利。这是奉俊昊的幽默感，也是他的善意。

合作多年的制片人崔承浩说：“我觉得奉导的脑袋里总是充满了各种想法。他非常关注社会问题，但他有一种独特的方式将这些问题以最有趣、最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。他总是说：‘我们讲的是一个故事。我们希望观众在电影院里能够欢笑、流泪，尽情享受这段旅程。但也许，当他们坐上公交车、出租车，或者即将入睡时，才会开始思考故事背后的那些深层次的立意。’”



《编号17》海报。